

蒙求

下

又 8
1943
3



1943
3
特



一 相如題柱 二 終軍棄繻 三 孫晨葦席 四 原憲桑樞
 五 端木辭金 六 鍾離委珠 七 季札挂劍 八 徐穉置芻
 九 朱雲折檻 十 中屠斷鞅 十一 衛玠羊車 十二 王恭鶴氅
 十三 管仲隨馬 十四 倉舒稱象 十五 丁蘭刻木 十六 伯瑜泣杖
 十七 陳達豪爽 十八 田方簡傲 十九 黃向訪主 二十 陳寔遺盜
 二十一 龐儉鑿井 二十二 陰方祀竈 二十三 韓壽竊香 二十四 王濛市帽
 二十五 勾踐投醪 二十六 陸抗嘗藥 二十七 孔愉放龜 二十八 張顥墜鵲
 二十九 田豫儉素 三十 李恂清約 三十一 義縱攻剽 三十二 周陽暴虐
 三十三 孟陽擲瓦 三十四 賈氏如臯 三十五 顏回簞瓢 三十六 仲蔚蓬蒿
 三十七 麋竺收資 三十八 桓景登高 三十九 雷煥送劍 四十 呂虔佩刀
 四十一 老萊班衣 四十二 黃香扇枕 四十三 王祥守柩 四十四 蔡順分椹
 四十五 淮南食時 四十六 左思十稔 四十七 劉惔傾釀 四十八 孝伯痛飲
 四十九 女媧補天 五十 長房縮地 五十一 季珪士首 五十二 安國國器
 五十三 陸玩無人 五十四 賈詡非次 五十五 何晏神伏 五十六 郭奕心醉

家報卷下

季常林帶經五八高鳳漂麥五九孟嘉落帽六〇庾敬墮幘
六一龍逢板出六二張華台坼六三董奉活爨六四扁鵲起甕
六五寇恂借一六六何武去思六七韓子孤憤六八梁鴻五噫
六九蔡琰辨琴七〇王粲覆棊七一西門投巫七二何謙焚祠
七三孟嘗還珠七四劉昆反火七五姜肱共被七六孔融讓果
七七端康相代七八亮陟階坐七九趙倫瘡怪八〇梁孝牛禍
八一桓典過馬八二王尊叱馭八三鼂錯峭直八四趙禹廉倨
八五亮遺巾幘八六備失匕箸八七張翰適意八八陶潛歸去
八九魏儲南館九〇漢相東閣九一楚元置醴九二陳蕃下榻
九三廣利泉涌九四王霸米合九五孔融坐滿九六鄭崇門雜
九七張堪折轅九八周鎮漏缸九九郭伋竹馬百〇劉寬蒲鞭
百一許史侯盛百二韋平相延百三雍伯種玉百四黃尋飛錢
百五王允千里百六黃憲萬頃百七虞駿才望百八戴淵峰穎
百九史魚黜殯百〇子囊城郢百一戴封積薪百二耿恭拜井

百三汲黯開倉百四馮煖折券百五齊景駟千百六何曾食萬
百七顧榮錫炙百八田文比飯百九稚珪蛙鳴百〇彥倫鶴怨
百一廉頗負荆百二須賈擢髮百三孔翊絕書百四申嘉私謁
百五淵明把菊百六真長望月百七子房取履百八釋之結鞵
百九郭丹約關百〇祖逖誓江百一賈逵問事百二許慎無雙
百三婁敬和親百四白起坑降百五蕭史鳳臺百六宋宗雞窓
百七王陽囊衣百八馬援薏苡百九劉整交質百〇五倫十起
百一張敞畫眉百二謝鯤折齒百三盛彥感蠮百四姜詩躍鯉
百五宗資主諾百六成瑨坐嘯百七伯成辭耕百八嚴陵去釣
百九董遇二餘百〇譙周獨笑百一將閭仰天百二王凌呼廟
百三疏散金百四陸賈分橐百五慈明八龍百六祢衡一鷄
百七木占殞車百八子雲投閣百九魏舒堂堂百〇周舍鄂鄂
百一無鹽如漆百二姑射若水百三邾子投火百四王思怒蠅
百五苻朗皂白百六易牙淄澠百七周勃織薄百八灌嬰取繒

夏九馬良白眉 夏阮籍青眼 夏黥布開關 夏三張良燒棧
夏三陳遺飯感 夏陶侃酒限 夏五楚昭萍實 夏六束皙竹簡
夏七曼倩三冬 夏八陳思七步 夏九劉寵一錢 夏十廢范五袴
夏一汜毓字孤 夏二郝鑿吐哺 夏三荀弟轉酷 夏四嚴母掃墓
夏五洪喬擲水 夏六陳泰挂壁 夏七王述忿狗 夏八荀粲惑溺
夏九宋女愈謹 夏十敬姜猶績 夏鮑照篇翰 夏琳陳書檄

標題徐狀元補注蒙求卷下

相如題柱

終軍棄繻

前漢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好讀書學擊劍名
太子既學慕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訾為郎事景帝為
武騎將軍非其好也病免家貧無以自業及卓文君從奔後
卓王孫分與財物為富人久之武帝召以為郎印笮君長聞
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願為內臣妾請使西南夷拜相如中
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
郡迎縣令負弩失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印諸公
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王孫喟嘆自以得使女尚長卿晚
相如略定西南夷印笮舟駢斯榆之君皆請為臣妾除邊關
邊關益介舊注云蜀城北七里有昇仙橋相如題其柱曰大
丈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

前漢終軍字子雲

濟南人少好學以辨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武帝選為博士步人關關吏與軍繻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合符軍曰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及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前棄繻生也後擢諫大夫使南越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性說越王王請舉國內屬其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孫晨藁席

原憲桑樞

三輔決錄孫晨字元公家貧織席為業明詩書為京兆功曹冬月無被有藁一束暮卧朝暘

莊子曰原憲居曾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樞以為

貢曰嘻先生何病憲曰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有慙色

端木辭金

鍾離委珠

家語端木賜字子貢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道可以施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為不廉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

後漢鍾離意字子尚會稽山陰人顯宗徵為尚書時文陞太守張坂坐贓千金伏法以資物簿入太司農詔賜意意得珠幾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僕射出為

魯相以愛利為化人多殷富卒遺言上書陳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暇帝感傷其意詔賜錢二十萬

季札挂劍

徐緝置芻

史記曰季札吳王壽夢季子也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劍懸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子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札封於延陵故號延陵季子新序曰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敬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南昌人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舉不就桓帝時陳蕃胡廣上疏薦之備禮徵不至嘗為太尉董璠所辟璠卒乃往設雞酒薄祭與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郭林宗等聞之疑其誰也遣弟容追及之共言稼穡之事臨訣謂容曰為我謝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

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廡前而去眾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朱雲折檻

申屠斷鞅

前漢朱雲字游魯人也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好個儻大節當世高之舉方正為槐里令坐廢錮成帝時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于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

此臣素著任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
敢以死爭慶忠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後當治殿檻上
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不復仕
後漢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丞相嘉七世孫剛性方直
常慕史鮑汲黯之為人平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王莽令元
后下詔罷歸建武七年徵拜侍御史遷尚書公光武嘗欲出
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逆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軻乘輿
輪帝遂為止以數切諫失旨出為平陰令復拜大中大夫舊
注云以刀斷馬鞅未詳所出剛轉作綱

衛玠羊車

王恭鶴氅

晉書衛玠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為玉人觀者傾都拜太
子洗馬以天下亂移家南行至豫章時王敦鎮豫章長史謝
鯤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

於中朝此子復王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求
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玠嘗以人有不
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色玠以
敦豪爽不羣好居物上恐非忠臣求向建鄴京師人士聞其
姿容觀者如堵會卒時謂被看殺
太原晉陽人少有義與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有宗廟之
望為佐著作郎歎曰仕官不為宰相才志何足以騁累遷安
化將軍為會稽王道子所害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
濯濯如春月柳嘗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曰此真神
仙中人也恭為性不弘闇於機會尤信佛法臨刑猶誦佛經

管仲隨馬

倉舒稱象

韓非子曰管仲隰明從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
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仍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

此等文字不可不讀也

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僅有木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必師聖人之智不過乎

魏志鄧東王冲字倉舒武帝子少聰察岐嶷五六歲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舡之上而刻其木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其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允應罪戮而為冲微所辦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會卒

丁蘭刻木

伯瑜泣杖

孝子傳丁蘭事母孝母亡刻木為母事之蘭婦誤以火燒母面應時髮落如割
說苑曰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得罪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泣十一國史命作瑜

陳逵豪爽

田方簡傲

世說豪爽篇晉陳逵字道林住西岸都下諸人共邀至牛渚陳善言理諸人欲共言折陳陳以如意拄頰望雞籠山歎曰昔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得談伯符孫策字也
史記魏文侯伐中山使子擊守之子轅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

黃向訪主

陳寔遺盜

舊注云後漢黃向豫章人嘗行於路拾得金囊乃訪主還之

後漢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少作縣吏為都亭刺佐有志好
學坐立誦讀縣令奇之聽受業太學後除太丘長修德清靜
百姓以安吏白欲禁訟者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卒
無訟者去官吏人追思之在鄉間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
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
所短時歲荒有盜夜入其室上於梁上寔陰見之呼子孫正
色誦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
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寔頽歸寔曰
視君狀貌不似惡人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無盜
後累命不起卒于家海內赴者二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
共刊石立碑謚文範先生

九二 龐儉鑿井

俗通龐儉亡其父隨母流落後居盧里鑿井得銅遂富因

九三 陰方祀竈

求奴得老若頭於家數日蒼頭自言堂上母是我婦母聞問
之奴曰婦文氏女字阿宏左足下有黑子右腋下赤誌如
半赫大母我翁也遂為夫婦如初時人謂曰盧里龐公鑿井
得銅買奴得翁

後漢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光烈皇后兄封原鹿侯顯宗
時拜執金吾位特進其先出自管仲世奉其祀謂為新君宜
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
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
輿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弘大至識二世
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薦黃羊焉

九四 韓壽竊香

九五 王濛市帽

晉書韓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為司
空掾充每讌賓寮其女輒於青瑣中窺之見壽悅焉女大感

想發於寤寐婢後往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艷逸端
羨絕倫壽聞而心動令為通駁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好
厚相贈結呼壽夜入壽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時西域有貢奇
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散帝甚貴之唯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
女密盜以遺壽寮屬聞其芬馥稱之於充充意知女與壽通
即以妻焉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

晉書王濛字

仲祖大原晉陽人哀靖皇后父也少放縱不羈不為禮曲所
制晚節始克已勵行有風流羨譽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
照稱其父字曰正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朝敗自入市買之
嫗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為達終司徒長史

勾踐投醪

陸抗嘗藥

古列女傳楚子發攻秦軍絕糧士卒飢而食之子發
朝夕芻藜物不梁犬破秦將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人數之

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乎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
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羨而士卒戰自五
也異自有獻一囊糲糲者王又以賜軍軍士分而食之其不
足踰隘而戰自十也今子為將士卒分菽粒子獨芻藜黍
梁何也子非吾子無人吾門子發謝其母然後內之

吳志陸抗字幼節丞相遜次子為吳將晉平南將軍羊祜鎮
南夏石城以西盡為晉有降者不絕祜增修德信以懷初附
吳人悅服稱羊公不名祜與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德量
雖樂殺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遺之藥抗服之無疑
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醜人者時以為華元子及復見於
今抗每告其戎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
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以詰抗抗曰一鄉一邑不可
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抗終
大司馬荆州牧

孔愉放龜

張顥隨鵲

晉書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與同郡張茂偉康丁潭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建興初出為丞相掾後以詠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回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二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

博物志張顥為梁相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市人擲之墮地民爭取之即為一圓石顥令掘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字智伯常山人漢靈帝時為太尉

田豫儉素

李恂清約

魏志田豫字國讓潁陽雍奴人齊王時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為衛尉屢乞遜位

同馬宜王以為豫克壯書豫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而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拜太中大夫食鄉祿夢豫清約儉素賞賜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貧賈雖殊類咸高豫節

後漢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悉封侯

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後遷武威太守歸鄉潛居山澤結艸為廬與諸生織席自給歲荒司空張敏司從魯恭饋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掇實以自資年九十六卒舊本恂作詢誤也

義縱攻剽

周陽暴虐

前漢義縱河東人少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群盜縱有婦以醫幸王太后上拜縱為中郎遷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

戚遷河內都尉至則誅滅其豪穰氏之屬道不拾遺為南陽太守破碎甯成家徙定襄太守至則掩其獄中重罪一切捕鞠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時趙禹張湯為九卿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後以廢格沮事與市前漢周陽由景帝時為郡守武帝立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後為河東都尉與守爭權與市

子孟陽擲瓦

賈氏如臯

晉書張載字孟陽安平人性閑雅博學有文章父收為蜀郡太守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劍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誠益州刺史張敏奇之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鑄之於劍閣山焉至中書侍郎載其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

頗而反

左氏傳曰叔向適鄭嚴良

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止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顯明也下執其手而上曰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汝遂不言不笑

顏回簞瓢

仲蔚蓬蒿

論語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高士傳張仲蔚扶風平陵人明

麋竺一收資

桓景登高

天官博物善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没入閉門養性不治名利清高時人莫知惟劉龔知之終身不仕三輔重焉蜀志麋竺字子仲東海响人仕先王累拜安漢將軍搜神記

三輔
扶風
馮翊
京兆

日坐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見婦人從從二乘載行可
數里婦謝去謂坐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康坐家感君見
載故以相語坐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君可馳去我當
緩行日中火當發坐乃還家遷出資物日中而火大發
續齋譜記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之曰九月
九日汝家當有災厄急宜去令家人各作絳囊成葉葉以繫
臂登高山飲菊酒此禍可消景如言舉家登高夕還見雞犬
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代之矣今世人每至九日登山
飲菊酒帶茱萸囊是也

雷煥送劍

呂虔佩刀

晉書初吳之未滅斗牛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
未可圖惟張華以為不然及吳平紫氣愈明華聞豫章雷煥
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共尋天文登樓仰觀煥曰惟斗牛

間有異氣竇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問在何郡曰在豫章豐
城華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基得石函中有雙劍並
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氣不復見煥遣使送一劍華
留一自佩或曰得兩送一張公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
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華得
劍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不至雖然天生神
物終當合耳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
延平津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入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
龍各長數丈鱗鱗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
驚沸於是失劍

魏志出虔字子恪任城人遷
徐州刺史請王祥為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初
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乃虔謂祥曰苟非
其人刀或為空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為三公臨薨以
刀授虔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河左

老萊班衣

黃香扇枕

高士傳老萊子楚人少以孝行養親極甘脆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前蘭之衣為嬰兒戲於親前言不稱老為親取食上登足跌而偃因為嬰兒啼誠至發中楚室方亂乃隱耕於蒙山之陽著書號老萊子莫知所終舊注云著五色班鸞之衣出列女傳今文無載

後漢黃香字文強江夏安陸人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官至尚書令魏郡太守南齊明曰香九歲失母思慕骨立事父竭力致養冬無被袴而盡滋味暑則扇床枕寒則以身溫席和帝嘉之時加異賜

王祥守柩

蔡順分棧

晉書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而祥愈恭謹父母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鄉里驚歎以為孝感所致有丹柩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輒抱樹而泣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避地廬山隱居三十年不應州郡之命年垂耳順乃應召舉秀才累遷太尉武帝時拜太保

後漢蔡順字君仲汝南人少孤養母母終未葬里中炎火將逼其舍順伏棺號哭叫天火遂越燒它室太守韓崇召為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圍冢泣曰順在此崇聞輒差車馬到墓所後舉孝廉不就舊注云王莽未天下大荒順拾棧赤黑異粟盛之赤眉賊見而問之順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賊知其孝乃遺米二斗牛蹄一隻

淮南食時

左思十稔

四六

三部
魏吳

前漢淮南王安高祖之孫好書鼓琴不喜戈獵狗馬馳騁亦
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客與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
作為內外書又有中篇言神仙黃白之術時武帝好藝文以
安屬為諸父辨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
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初安入朝使為離騷傳且受詔日食
時上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後謀反自
殺

人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
乃請著作郎張載訪岷岵之事遂構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
筆紙遇得一句即便隨之自以所見不傳求為秘書郎及賦
成時人未之重自以其作不謝班張以示皇甫謐謐稱善為
其賦序張載為注魏都劉達注吳蜀而序之張華見曰班張
之流也於是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初陸機欲為此賦聞
思作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儉父欲作三都賦須其

成當以覆酒壚耳及思賦出機歎伏以為不能加遂輟筆焉

劉惔傾釀

晉書何充字次道廬江潛人康帝時為中書監錄尚書事充
能飲酒雅為劉惔所貴惔常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
言其能温克也舊本惔作恢誤

名士不必須奇才但常無事但痛飲酒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女媧補天

淮南子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
熾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鷲鳥覆老弱於是
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鼈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
州積蘆灰以止滯水蒼天補四極止滯水涸冀州平殺蟲死
顓民生

長房縮地

後漢費長房既遇仙翁

孝伯痛飲

世說王孝伯曰

詩小雅小宛
温克

一李無事上有得字
五十

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即其形也以為益死遂葬之長房隨入深山群虎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虫臭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又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月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後遂能醫療衆疾鞭笞百鬼後失其符為衆鬼所殺

季珪士首

安國國器

魏志崔跋字季珪河東武城人遷中尉甚有威重朝士瞻望太祖亦敬憚焉明帝時崔林嘗與陳群論冀州人士稱跋為首林跋從弟川無名望雖姻族猶輕之跋常曰大哭晚成終

必遠至孫禮盧毓始入軍府跋曰孫疏亮尤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咸至鼎輔前漢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徙睢陽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後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無何漢使使者拜內史起彼中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為人多太略知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貪嗜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士亦以此稱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官至御史大夫行丞相事

陸玩無人

賈詡非次

晉書陸玩字士瑀吳人哭置淹雅累轉尚書散騎常侍尋而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朝野以為二良既沒以玩有德望乃遷司空既而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談

者以為知言玩翼亮累世常以弘重為人主所貴嘉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禮布衣由是縉紳之徒莫不蔭其德宇

魏志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時人莫知唯關忠異之謂詡有良平之奇後拜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文帝時為太尉荀勗別傳曰晉司徒關武帝問勗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次晉魏文帝用賈詡孫權笑之

何晏神伏

郭奕心醉

魏志王弼山陽人好論儒道辭才逸辨在易及老子年二十餘卒何劭為其傳曰弼字輔嗣為尚書郎時裴徽為吏部郎弼未冠往造焉徽一見異之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常言無所不足何晏為吏部尚書甚奇弼歎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

言天人之際乎舊云神伏出世說無載

晉郭奕字大業太原陽曲人高爽有識量以所推先見阮咸心醉不覺歎焉山濤稱其高簡有雅量太康中為尚書有重名朝臣皆出其下

常林帶經

高鳳漂麥

魏志常林字伯魏河內溫人避地上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侻斗分之仕至光祿大夫魏略曰林以單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鋤其妻餉之雖在田野相敬如賓

通南陽葉人家以農為業鳳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天雨暴至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方悟後為名儒年老執志不倦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乃詐與寡嫂訟田後舉直言到公車託病隱身漁釣

五九

子血嘉落帽

庾凱墮幘

晉書子血嘉字萬年江夏人少知名為征西祖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隨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嘉還見即荅之其文甚美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曰聽妓絲不如竹何也荅曰漸近使之然

晉書庾凱字子嵩潁川隱陵人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素韻參東海王越軍事轉軍諮祭酒時劉興見任於越人士多為所構惟凱縱心事外無迹可問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問凱凱頽然已醉幘墮机以上以頭就穿取徐荅云下官家故有兩千萬隨公所取興於是乃服

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後石勒亂被言

龍逢板出

張華台坼

舊注引論語陰嬖讒曰庚子之目金板剋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虜王禽宋均曰謂殺關龍逢之後庚子之且庭中地有此板異也龍同姓稱族虜王王殺我必見禽也

晉書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學業優博辭藻溫麗器識弘曠初未知名著鶴鶴賦阮籍見之曰王佐才也由是聲名始著晉受禪拜黃門侍郎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官室制度應對如流聽者忘倦數歲拜中書令贊成伐吳之計封廣武縣侯名重一世衆所推服聲譽益甚有台輔之望惠帝時拜中書監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閣王扈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進司空第舍及省監數有妖怪少子趨以中台屋坼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

修德以應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卒之以忠正為趙王
倫孫秀等矯詔害之朝野悲痛華性好人物士有一介之善
為之延譽雅愛書籍嘗徙居載書二十乘天下奇秘世所稀
有者悉在華所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董奉活爨

扁鵲起甕

神仙傳董奉字君異侯官人杜燮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三日奉時在南方乃往以三丸藥內其口中令人舉其頰稍搖之食頃變開目動手足顏色還半日能起坐遂活奉還廬山下居為人治病不取錢物使病愈者為種一株杏數年十萬株鬱然成林杏子大熟奉於林中作倉宣語欲買杏者但自取之一器穀得一器杏每穀以而取杏多者有虎逐之有偷杏虎逐斃死家人知送杏還死者即活自是買杏者自平量之不敢欺奉以所得糧穀賑救貧窮供給行旅民間僅百年

乃昇天顏色常如年三十時也

史記扁鵲勃海鄭人姓秦名越人少時長桑君奇之出其懷中藥予之飲乃悉取其禁方書予之忽然不見扁鵲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後過魏魏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乃使弟子子陽磨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者間太子蘓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臍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維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自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技不如扁鵲使入刺殺之至今言脈者由扁鵲

史扁鵲傳索隱云按言五分之爨者謂爨之令溫暖之氣入五分也八減之齊者謂藥之齊和所減有八越人當時有此方也

六五 寇恂借一

六六 何武去思

後漢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光武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謂曰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巴後拜潁川太守入為執金吾明年潁川盜賊起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即日車駕南征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可獨享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

及為公卿薦之朝廷世以此多焉然疾朋黨問文吏以於儒者問儒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為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後為御史大夫免官王莽為宰衡陰誅不附已者見誣自殺兩龔謂勝舍兩唐謂林道守也

六七 韓子孤憤

六八 梁鴻五噫

史記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善刑名法術之學歸本於黃老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王不能用於是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之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後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毀之王不更治非斯使人遺藥使自殺

後漢梁鴻受業大學家貧尚節介博覽不為章句歸鄉里執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後取孟氏隱霸陵山中以

下

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觀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遠遼未央兮，噫！蕭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名，居齊魯之間，遂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卒於吳。

蔡琰辨琴

王粲覆碁

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邕之女，博學有才，辨妙於音律。舊註云：琰年九歲時，邕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邕故絕一絃，以問之，琰曰：第四絃。邕曰：爾偶中耳。琰曰：昔季札觀風，知國之存亡，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以此推之，何不知也。

碑入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碁為覆之碁者，不信。以碁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性善弄作，藝術畧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典略曰：粲既才高，辨論應機，鍾繇王郎等雖為鄉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閱筆，不能措手。

西門投巫

何謙焚祠

史記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到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俗語不為娶婦，水來漂溺，人民，豹曰：至時，幸來告，吾亦往送女。至其時，豹往會河上，二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其巫老女子從弟子，女十人，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豹呼河伯，婦視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為報河伯，更求好女。使史卒抱大巫，媼投之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弟子

趣之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嫗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簪筆磬折嚮河立良久又曰三老不還欲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血流豹曰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吏民大驚恐從是不敢復言河伯娶婦豹即發民鑿一渠引河水灌民田皆得水利民人足富豹名聞天下澤流後世

晉書何謙字恭子東海人從謝玄征伐驍果多權略舊註云謙不畏神祠遇有靈廟皆焚之

子血嘗還珠

劉昆反火

後漢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貨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入採求不知紀極珠漸徙於交趾郡界行旅不至人無資貨者死餓於道嘗到官華易前弊求民病利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徵還吏民攀車請之乃夜遁去隱處自耕鄰縣士民慕德就居止者百餘家

後漢劉昆字桓玄陳留東昏人建武初除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稍遷弘農太守先是崑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異之徵為光祿勳詔問昆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笑其質訥帝歎曰此長者之言命書諸策

姜肱共被

孔融讓果

後漢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與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嘗共卧起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就學者至千餘人二弟名聲相次皆不應徵聘肱嘗與季江夜遇盜欲殺之兄弟更相爭死遂兩釋焉桓帝徵不至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以被韜面竟不得見之後隱遯遠浮海濱負伏

賣給食還卒於家弟子劉操頌德謝承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年以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

後漢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幼有異才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簡重不妄接士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造門曰我是李君通家子第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舊恩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歎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融家傳曰兄弟七八融第六四歲時與諸兄共食梨棗輒引小者人問其故荅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

端康相代

亮陟隔坐

二輔決錄韋康字元將京兆人父端從京州收徵為大僕康

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孔融嘗與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

善屬辭章官至光祿大夫
善屬辭章官至光祿大夫
吳錄紀陟字子升丹陽人與王孫休時其父亮為尚書而陟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坐舊註引宣城記云隔以雲母屏風陟誤作

趙倫瘤怪

梁孝牛禍

晉書趙王倫字子綦宣帝第九子拜車騎將軍誡事中官大為賈后所親信嬖人孫秀構害懷愍太子遂廢賈后為庶人倫矯詔自為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秀封大郡據兵權百官總已聽於倫倫素庸下無智策受制於秀秀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無求於倫秀起自琅邪小史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權衡遂恣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倫僭

即帝位以秀為中書監驃騎將軍餘同謀者超越階次奴卒
勝役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諺曰貂不足狗尾續
倫祠太廟遇大風飄折麾蓋時有雉入殿中又於殿中得異
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烏倫
使錄小兒並鳥閉置牢室明日開視戶局如故並失所在倫
目上有瘤時以為妖惠帝復位賜死
前漢梁孝王武文帝子景帝初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王
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心內喜後復入朝入
則侍帝同蓋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及栗太子廢太后心欲
以王為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帝王怨盎陰使人刺
殺之上由此怨望於王益疎之後入朝欲留弗許歸國意不
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王王惡之病薨王不死時財
巨萬及死藏府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贊曰怙親
二獻牛禍告

桓典避馬

王尊叱馭

後漢桓典字公雅沛郡龍亢人太傅榮玄孫拜侍御史時官
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常乘馭馬京師畏懼為之語曰行
行且止避馭馬御史後以忤官七年不調獻帝時為光祿勳
前漢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少孤牧羊澤中勸學問能史
書略通尚書論語大義稍休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
閭巷上召尊為郡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王陽為刺史行部至
邛郫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柰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
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曰是尊叱其
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居部三歲懷來徼外蠻
夷歸附其威信後為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尊
躬率吏民投沉白馬請以身填金隄而水波稍却迺還吏民
奏狀天子嘉之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二十斤卒官吏民紀之

舊本尊誤作遵

鼂錯峭直

趙禹廉倨

前漢鼂錯，潁川人。學申商刑名於張恢，以文學為太常掌故。錯為人峭直刻深，孝文時舉賢良對策高第，遷中大夫。孝景時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護譴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問袁盎，盎素不好錯，對曰：「方今計獨有斬錯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上默然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後丞相等劾奏錯欲疏群臣，太逆無道，當要斬。使中尉召錯，伯載行，錯衣朝衣，斬東市。

前漢趙禹，潁人。武帝時以刀筆吏積勢，遷御史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盡自此始。為入廡，候為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

知及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嘗中廢已為廷尉，以書空

亮遺巾幘

備失七箸

晉書諸葛亮帥眾十餘萬壘于郿之渭水南原。天子遣護軍秦即督步騎二萬受宣帝節度，朝廷以亮遠寇，利在急戰，每命帝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遺帝巾幘，婦人之飾。帝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衛尉辛毘杖節以制之。亮復挑戰，帝將出兵以應之。毘杖節而立軍門，帝乃止對壘。百餘日會亮卒。先是亮使至，帝問諸葛公食可幾米，對曰：「二十四升。」次問政事，曰：「二十。」帝已上，皆自省覽。帝曰：「其能久乎？」竟如其言。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王乃退，不敢偏。於是儀結陣而出，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百姓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王，王曰：「吾便料生，不硬料死也。」

蜀志先主劉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以
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
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或謂當出貴人先主以時與諸小兒
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先主垂手下膝顧自見
其耳好交結豪俠年以爭附之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
兵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累遷豫州牧從曹公還
許曹公從容謂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
足數已先主方食失匕箸本初表紹字

張翰適意

陶潛歸去

晉書張翰字季鷹吳人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
為江東步兵既入洛齊王問辟為太司馬東曹掾翰因見秋
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葦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
官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問敗人皆謂之見

機或曰鄉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
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達

晉陶潛字元亮尋陽人太司馬侃曾孫少懷高尚博學善屬
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鄰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
况時人謂之實錄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
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秫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
畝種菑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
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解印
綬去縣乃賦歸去來後徵著作郎不就又不營生業遇酒則
飲嘗言夏月虛閑高卧北窓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
性不解音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
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魏儲南館

漢相東閣

魏文帝諱丕字子桓為太子時嘗與心城令吳質書其略曰
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知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
間設終以博奕高談煇心哀筆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
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傲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
以遊後園余顧而言茲樂難常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
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

前漢公孫弘菑川薛人
少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立時弘年
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免歸後復徵賢良文學對策天子擢
為第一召見容貌甚麗拜博士待詔金馬門稍遷至丞相封
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
舉賢良弘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
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
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諸嘗有隙
雖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王父便從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

楚元王置醴

陳蕃下榻

前漢楚元王交字游高祖以弟好書多材藝嘗與魯穆生自
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及封楚王以穆生等為中大夫敬
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元王薨後
至孫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遊矣醴酒不設
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錮我於市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
為道存今而忽之是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遂謝病去申公
自公獨留王稍淫暴二人諫不听胥靡之
後漢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
蕪穢父友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
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
甚奇之後為樂安太守時李膺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
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潔之士

前後郡守招命不至唯蓄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
則懸之後為豫章太守以禮待徐穉為功曹性方峻不接賓
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靈帝初為太僕錄尚書事與
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事泄見害九四

廣利泉涌

王霸水合

前漢李廣利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徃至
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耿恭曰昔貳師拔佩刀刺山
飛泉涌出後漢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

人從光武為功曹令史光武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
努力疾風知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潁即南馳聞郎兵在後
從者皆恐至潁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斷無瓶不可濟令霸
往視霸恐驚眾欲且前阻水還即說曰水堅可渡官屬皆喜
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霸護渡

未畢數騎而水解上謂曰安吾眾得濟免者卿之力也又謂
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以為軍正後至上谷太守

孔融坐滿

鄭宗門雜

後漢孔融好學博涉多該覽為北海相時袁曹方成而融無
所附附育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成功劉備表
領青州刺史後為少府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
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門常歎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
不空吾無憂矣聞人之善若出諸已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
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為
已過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祗慮構成其罪
遂見害魏文帝意好融文辭每歎曰揚班儔也

前漢鄭崇字子游高密太族世與王家相嫁娶陵平陵哀帝
擢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

班固

袁詡
曹日操

班固

袁詡

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从之上欲封祖母傳太后從弟商宗諫
太后太后大怒又諫董賢貴寵過度由是重得罪尚書令趙
昌佞譎害崇奏與宗族通疑有奸請治上責曰君門如市人
何以欲禁切主上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
下崇獄窮治竟死獄中

張堪折轅

周鎮漏缸

後漢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義行厲諸
儒號曰聖童世祖即位拜蜀郡太守又為漁陽太守捕擊姦
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常以萬騎入漁陽堪擊破
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
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公為政樂不可支視事
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前後守令能否
蜀計掾進曰張堪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討奸前公孫述破

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新轅車
布被囊而已帝聞歎息
舊註引世說云周鎮罷
臨川泊清溪渚王丞相導往看之時夏暴雨缸狹小又大漏
殆無坐亂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啓用之今本無載

郭伋代馬

劉寬蒲鞭

後漢郭伋字細侯山有志行王莽時為并州牧建武中復為
牧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
過問民疾苦聽求者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始
到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
問兒曹何前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
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既還
先期一月伋為遣信於諸兒遂止野亭須期乃入
後漢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桓帝時遷南陽太守典歷三

郡溫仁多怨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人有過但用蒲鞭
罰之示辱卽已靈帝時爲太尉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常令講
經寬帝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對曰臣不敢醉但任
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裝嚴
已訖使婢奉肉羹翻汗朝服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
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爲長者

許史僕成盈

韋平相延

前漢宣帝許皇后元帝母也爲霍光夫人顯所毒崩及元帝
爲太子廼封后父廣漢爲平恩侯其弟舜爲博望侯延壽爲
樂成侯許氏侯者三人廣漢薨謚戴侯宣帝以延壽爲大司
馬車騎將軍輔政元帝立復封延壽中子嘉爲平恩侯後亦
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武帝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良娣
生男進號史皇孫武帝未巫蠱事起衛太子及良娣史皇孫

皆遭害皇孫有男號皇曾孫既登位是爲宣帝而良娣母及
兄恭已死乃封恭子高爲樂陵侯曾爲將陵侯玄爲平臺侯
及高子卅以功德封武陽侯侯者凡四人高至大司馬車騎
將軍卅左將軍

丞相平當字子魚平陵人以明經爲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
明給事中每有災異輒傳經術言得失文雅雖不及蕭望之
匡衡然指意略同哀帝時爲丞相上召欲封當當疾篤不應
召成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爲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
素餐責矣起受侯印還母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爲
子孫也遂乞骸骨上賜養牛一上尊十石月餘卒子晏以明
經歷任大司徒漢興惟當平父子至宰相

雍伯種玉

黃尋飛錢

搜神記羊公雍伯洛陽人性篤孝父母亡葬無終山遂家焉

山高無水公汲作義漿於坂頭以給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飲訖出懷中出懷中石子一珠以斗石子與之云王當生其中後當得好婦言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見王子生北平徐氏有女人多求不許公試求焉徐氏戲云得白璧一雙來當為誓公至所種石中得玉五雙以聘遂以女妻之天子異之拜為大夫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名曰玉田今北平王氏即其後也

幽冥錄海陵黃尋先貧因大風雨散飛錢至其家觸籬園誤落者無數餘處皆拾得富至數千萬擅名江北

王允千里

黃憲萬頃

後漢王允字子師大原析人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為侍御史獻帝時

為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朝政大小悉委於允矯性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允見卓篡逆已兆密與同隸黃琬等謀共誅之允性剛稜疾惡初懼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日謂無復患難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羣下不甚附之反為卓將李傕所殺

後漢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醫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于心及蕃為三公難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表閔不宿而退從憲累日方還或問之林宗曰奉高之盟譬諸沉澁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後舉辟無所就奉高閔字世說千作萬清作撓與此小異

虞駿才望

戴淵岁峯穎

晉書虞駿字思行會稽餘姚人歷吳興太守王道嘗謂曰孔
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
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舊本才誤作體
世說戴淵字若思少遊俠嘗在江淮間攻掠陸機赴假還洛
輜重甚盛淵在岸上掾胡床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
峯穎雖處鄙事神氣尤異機於船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
復作劫邪淵泣涕投劍而歸辭厲非常機彌重之便與定交
百九

史魚黜殞

子囊城郢

家語曰衛大夫蘧伯玉之賢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
史魚驟諫不從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
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
牖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其父
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史魚生恒欲進賢而

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史魚生恒欲進賢而

戴封積薪

耿恭拜井

後漢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擢拜議
郎遷西華令汝穎有蝗災獨不入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
及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
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遠近歎服遷中山諸縣囚四

袁家卷六

百餘人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尅期日皆無違者官至太常
後漢耿恭字伯宗扶風茂陵人少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永平末為戊己校尉屯金蒲城匈奴攻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傳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匈奴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旁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匈奴復攻恭恭募先登樓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遂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帥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向井拜禱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以為神明遂引去後復攻恭恭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虜圍之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肅宗用司徒鮑昱議遣軍迎恭歸復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遂拜騎都尉

汲黯開倉

馮煖折券

前漢汲黯字長孺濮陽人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十世世為卿大夫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即位黯為謁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後為主爵都尉刻於九卿治務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武帝曰古有社稷臣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黯不冠不見也
戰國策曰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田文願寄食門下君受之左右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君聞食之比門下客有頃復彈鋏歌曰長

缺歸來乎出無車君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後復彈缺歌曰
長缺歸來乎無以為家君問煖有老母使人給其食用無使
乏後君出記問門下客誰能為文收債於薛者煖署曰能煖
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債畢收以何市而反君曰視吾家所
寡有者煖之薛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以債賜民因燒其
券民稱萬歲反齊見君曰臣竊計君官中積珍寶狗馬實外
廩羨人充下陳所寡有者義耳切為君市義矯命以債賜諸
民因燒其券乃臣所以為君市義後君就國於薛民扶老攜
幼迎道中君顧謂煖曰先生所以為文市義乃今見之

齊景駟千

何曾食萬

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

晉書何曾字穎孝陳留陽夏人少好學博聞仕魏為司徒武
帝踐祚拜太尉曾性至孝闔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

之好年老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然性奢喜為
後帷帳車服窮極綺羅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朝見不食太
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抗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
猶曰無下箸處刻教等數劾奏曾侈汰無度帝以其重臣一
無所問

顧榮錫炙

田文比飯

晉書顧榮字彥先吳人弱冠為黃門侍郎吳平陸同入洛
號二俊歷廷尉正及趙王倫篡位倫子處為大將軍以榮為
長史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容貌不允有欲炙之色榮
割炙嚼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
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為督率救之得免元帝時終故
騎常侍

史記孟嘗君田文齊威王
彥孫父嬰為齊相卒交代立封萬戶於薛招致賓客及亡入

有罪者皆歸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
文等魯侍客食夜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已飯不等輟食辭
去文起自持其飯比之不異客慙自到士以此多歸之文相
齊潘王潘王欲去之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齊襄王立孟嘗
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襄王與連和卒謚孟嘗君

稚珪蛙鳴

彥倫鶴怨

南史孔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齊明帝時為南郡太守珪風
韻清踈好文詠飲酒七八斗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馮元
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莖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
為陳蕃乎珪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嘗鳴鼓
吹候之間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
果有慙色仕至散騎常侍舊本作稚圭

三宗論言空假義入齊終國子博士兼著作郎大學諸生慕
其風爭事華辯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初隱鍾山及出為縣
令孔稚珪過鍾山草堂作北山移文其詞有曰蕙帳空兮夜
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

康頗負荆

須賈擢髮

史記康頗為趙將藺相如拜上卿位在頗右頗曰我為將有
攻城野戰之大功而相如徒以口舌為勞位居我上又素賤
人吾羞為之下宣言曰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
常稱病不欲與頗爭列已而出望見頗引車避匿舍人諫曰
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恐懼庸人尚羞之况於將相乎相如
曰公之視頗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
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吾雖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不
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吾

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

遊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賈使齊賈從齊襄王聞賈辯口曰乃使人賜金及牛酒賈怒以為賈持魏國陰事告齊既歸以告魏齊魏齊怒使舍人笞擊賈賈待死即卷以寶置廁中賓客醉更溺之會齊醉賈告守者得出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夜見秦謂者王替晉知賈賢載入秦言於昭王王拜為客卿遂為相封應侯賈後使秦

賈微行夜敞衣步見賈驚曰范叔無恙乎留與坐飲食取綈袍賜之賈取太車駟馬為賈御入相府乃先入賈待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乃吾相張君也賈大驚乃肉袒膝行謝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請天下之書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

雞之地唯君死生之權賈之髮以贖罪尚未足賈曰汝罪有三耳然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恋恋有故人之意故釋公

孔翊絕書

申嘉私謁

晉先賢傳孔翊字元性為洛陽令置水於庭得求屬書投水中一無所發

前漢申屠嘉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楚孝文時稍遷至丞相為入唐直門不受私謁時鄧通方受幸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

以不肅罷朝坐府中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人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免冠徒跣頓首謝

嘉嘉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太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因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是吾弄臣也君釋之

而謝丞相是吾弄臣也君釋之

而謝丞相是吾弄臣也君釋之

而謝丞相是吾弄臣也君釋之

而謝丞相是吾弄臣也君釋之

而謝丞相是吾弄臣也君釋之

而謝丞相是吾弄臣也君釋之

而謝丞相是吾弄臣也君釋之

而謝丞相是吾弄臣也君釋之

而謝丞相是吾弄臣也君釋之

而謝丞相是吾弄臣也君釋之

而謝丞相是吾弄臣也君釋之

而謝丞相是吾弄臣也君釋之

而謝丞相是吾弄臣也君釋之

而謝丞相是吾弄臣也君釋之

而謝丞相是吾弄臣也君釋之

而謝丞相是吾弄臣也君釋之

而謝丞相是吾弄臣也君釋之

而謝丞相是吾弄臣也君釋之

而謝丞相是吾弄臣也君釋之

而謝丞相是吾弄臣也君釋之

而謝丞相是吾弄臣也君釋之

淵明把菊

真長望月

南史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及至欣然共飲先是顏延之在潯陽與潛情款然後為始安郡經過潛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卒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云九月九日無酒坐籬邊叢中摘菊盈把而坐久之望見白衣人至太守王弘送酒也飲醉而歸

晉書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少清遠有標奇與母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屨以為養維篔簹門陋巷晏如也王導深器之後稍

知為惔雅善言理簡之作相惔與王濛並為談客俱蒙上賓禮累遷丹陽尹為政清敷門無雜賓相温嘗問會稽王琰更進雅邪惔曰極進然故第三流耳温曰第一復誰曰故在我輩其高自標望如此舊注云惔夜在簡文座愀然歎曰清風朗月恨無玄度玄度高士許詢也

子房取履

釋之結轂

前漢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嘗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隨其履圯下謂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廼疆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復還曰孺子可教後五日乎明與我期此良跪曰諾及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後五日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與十二年孺子見我濟

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遂去不見且自視其書過太公兵法良異之常冒誦後從高帝過濟北果得黃石取而實祠之良死并葬焉初良數以兵法說高祖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以為天授遂從不去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常為畫策臣及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廼封為留侯

前漢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以貧為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後拜廷尉持議平天下稱之王生者善為黃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顧曰吾職解顧謂釋之為我結驥釋之跪而結之或讓王生獨奈何辱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天下名臣吾聊使結驥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郭丹約關

祖逖誓江

後漢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幼孤孝順後母哀憐之為鬻求裝買產業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有車終不出關既至京師常為都講諸儒咸敬重之後更始徵為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果如其志建武中辟舉高第累轉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

晉書祖逖字士推范陽道人博覽書記該涉古今京師亂避地淮泗元帝以為軍諮祭酒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遷詹事將軍豫州刺史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後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眾皆慨歎屯于淮陰起冶鑄兵器得一千餘人而後進逖愛入下士雖疎交賤皆恩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未幾病卒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為之立祠冊贈重騎將軍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

賈逵問事

許慎無雙

後漢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不羈疾尚書教授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一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儼有大節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永平中獻之拜為郎與班固並校秘書應對左右後為侍中領騎都尉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

後世稱為通儒
後漢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性淳篤博學經籍馬融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汝長卒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皆傳於世

畢敬和親

句起坑降

前漢高祖在洛陽宴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比隆哉然取天下與周異臣竊以為不侔矣且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羨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即日駕西都關中賜敬姓劉氏拜郎中號奉春君封建信侯是時冒頓單于兵強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必以為關氏生子必為太子使辨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誓死外孫為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哉上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乃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史記句起郿人善用兵事秦昭王號武安君秦攻趙壘數挑戰趙將廉頗堅壁不出秦使人為反間曰秦獨畏馮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趙王既怒頗數敗復聞反間之言因使括

代頗秦使起為上將軍括至擊秦軍秦軍佯敗走張一奇兵以劫之趙軍分而為一糧道絕秦發河內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不能出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起以為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挾詐盡坑殺之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簫史鳳臺

宋宗雞窓

列仙傳簫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上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日妻字弄玉一日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作鳳女祠雞窓中時有簫聲
宋史宗嘗買一長鳴雞愛養甚至常著窓間後雞作人語與康宗談論極有言說終日不輟康宗因此切業大進置作買

王陽囊衣

馬援薏苡

前漢王吉字子陽子駿孫崇並至御史大夫崇平帝時為大司空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稱不能及父而禄位彌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恠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後漢馬援在交趾常餽薏苡實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卒後有人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兵祐傳吳恢為南海太守其子祐年十二隨到官恢欲殺青簡以為經書祐諫曰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威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

以囊衣微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悛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劉整交質

五倫十起

南史劉整仕梁除中軍參軍初整兄寅為西陽內史卒其子往整整停住十一日整整就兄妻范求米范未還整整仍自取范車帷為質范詣臺訴御史中丞在防論曰昔人睡親衣無常主整之撫姪食有故人何其不能析契鍾庾而擔帷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緝冕所共棄臣請免整新除官付廷尉治罪

後漢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為京兆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時鑄錢多姦巧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建武末平間為會稽郡

太守肅宗初立擢司空倫奉公盡節數上書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貢禹然少蘊籍不修威儀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子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亦不能忘而亦終不用吾兄子病一夜十起往退而安寢喜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病乞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

張敞畫眉

謝鯤折齒

前漢張敞字子高平陽人徙杜陵為京兆尹長安市偷盜尤多敞視事窮治所犯盡行法罰抱鼓稀鳴市無偷盜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表賢顯善不醉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然無威儀罷朝會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撫有司以奏宣帝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

能弗備責也。後為冀州刺史，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原郡清
晉書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修威
儀。東海王越辟為掾，任達不拘，坐除名。鯤清歌鼓琴，不以屑
意。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為
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
嘯歌。後為王敦長史，嘗使至郡，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
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寮準
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終豫章太守。

盛彥感蟪

姜詩躍鯉

晉書盛彥字翁子，廣陵人。母因疾失明，彥不應辟，召躬自侍
養。母食必自哺之，母疾久，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暫行
取蟪蟪炙飴之，母食以為羨，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
之，抱母慟哭，紀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仕，只中書侍郎。具平

為小中正

後漢姜詩，廣漢人。事母至孝。妻龐奉順，允

篤，母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
還，母忌詩責而遣之。妻寄止鄰舍，書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
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恠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慙
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
託以行學不在。姑嘗魚鱸，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刀作供，鱸呼
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且輒出，雙鯉魚常以
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太孝，必觸鬼
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永平初
與孝廉，拜郎中，除江陵令。

宗資主諾

成瑨坐嘯

後漢桓帝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為尚書。時同郡河南
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誦獲印

周仲進一家賓客互相譏揣各樹朋徒尤隙漸成由是身陵
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
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容暉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
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容公孝弘農成瑨任坐嘯
九黨事始自甘陵周福汝南宗資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
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伯武之類皆字也舊本宗
誤作宋一本范滂字子博為汝南太守請宗資為功曹郡人
謠曰云云石漢容暉字公孝南陽人太守成瑨請為功曹郡
人謠曰云云

伯成辭耕

嚴陵去釣

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
子高辭為諸侯而耕
後漢嚴光字子
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

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士言有一男子披
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聘之二反而後至舍
於北軍給牀褥太官進膳車駕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卧所
撫光腹良久乃張目執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
志何至相迫乎帝歎息而去後引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
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朗曰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帝
笑曰朕故人子陵共卧耳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
後人名其釣為嚴陵瀨焉

董遇三餘

譙周獨笑

魏略董遇字季直性質訥好學與兄委中米相負販常挾持
經書投閑習讀明帝時官至太司農初遇作老子訓注又善
左氏傳更為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云必當先
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

以三餘多者歲之餘夜者月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蜀志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
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禮頗曉
天文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及魏大將軍鄧艾入隍平後主
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為蜀與吳本為和國宜可奔吳
或以為南中七郡阻險非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唯周以為
自古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乃上疏諫遂從周策劉氏無虞一
邦蒙賴周之謀也時晉文王為魏相國以為周有全國之功
封陽城亭侯晉室踐祚除散騎常侍不拜

將問仰天

王凌呼廟

史記秦公子將問昆弟三人二世胡亥信趙高之諫囚於內
宮議其罪使使令將問曰公子不臣非當死吏致法焉將問
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宿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

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
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問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
吾無罪昆弟二人皆流涕拔劍自殺

字彥雲太原初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累遷太尉
假節鉞謀廢齊王立楚王虓嘉平三年凌詐言吳人塞涂水
請發兵以討之司馬宣王知其計不聽自帥中軍汎舟到甘
城凌計無所出乃迎于武丘面縛水次曰凌若有罪公當折
簡召凌何苦自來邪宣王曰以君非折簡之客故耳即以凌
歸于京師道經賈逵廟凌呼曰賈梁道王凌是大魏忠臣唯
爾有神知之至項仰鴛而死六月宣王疾夢凌逵為祟遂薨

一一疏散金

陸賈分案

前漢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兄子受字公子宣帝時廣為
太子太傅受為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

東門
西門
九軍
右軍

百五三

百五四

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後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天之道也豈如歸故鄉以壽命終父子遂乞骸骨許之上賜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公鄉大夫友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既歸鄉里日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輒賣金以供具或勸買田宅廣曰吾顧自有舊田廬今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此金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族人悅服皆以壽終

前漢陸賈楚人有口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綬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雖結箕踞見賈賈因說佗佗蹶然起謝賈留與飲數月賜賈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賈令佗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拜大夫孝惠時病危以好時田地事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不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琴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

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以絕家得寶劍後為陳平畫數事平用其計乃以奴婢百八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遊漢廷公卿間名聲甚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以壽終

慈明八龍

禰衡一鷄

後漢荀爽字慈明穎川陰人父淑字季和舉賢良方正對策補朗陵侯相莅事明理稱為神君有子八人儉緼靖肅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八龍爽幼好學十二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爽耿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穎川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徵之爽欲道不得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追為光祿勳視事二百拜司空自被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卓忍暴必危杜稜辟舉才略之士將共圖之會炳薨

後漢祗衡字正平平原般人少有才辯尚氣剛傲好宿時過
 物遊穎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至於刺字漫滅時許都
 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蓋從陳長支司馬伯達
 乎對曰吾安能從屠沽兒邪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衡曰
 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唯善孔融楊修常每
 曰大兒孔文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融亦深愛其才
 衡始冠而融四十遂與為交友上書薦之有云鷲鳥異音不
 如一鶚融數稱述於曹操操以其言悖逆送與劉表表不能
 容遂與江夏太守黃祖祖性急衡言不遜遂殺之年二十六

不占殞車

子雲投閣

新亭曰齊崔杼殺莊公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起之比去擊
 則失匕上車失軾鄰者曰法如是去有益乎曰死君義也無
 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鬪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

可謂仁者之勇也

前漢楊雄字子雲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王音奇
 其文雅召為門下史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仲舒同
 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
 雄三世不徙官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甚
 衆雄復不侯以耆老又次轉大夫結於勢利如是及莽誅甄
 豐父子投劉歆子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
 祿閣上治獄使者欲取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自投下幾
 死棻嘗從雄學奇字莽以雄素不與事有詔勿問然京師為
 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蓋以雄解嘲之言譏
 之也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
 而侯芭嘗從雄居受木玄法言焉劉歆謂曰今學者祿利尚
 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雄笑而不應年
 七十一卒侯芭為起墳

魏郗堂堂

周舍鄂鄂

晉書魏郗字陽元彭城樊人少孤為外家寧氏所養起宅相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語應之郗曰當為外祖成此宅相郗姿望秀偉飲酒石餘遲鈍質朴不為鄉親所重不修常人之節不為故屬之事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年四十餘對策策第遷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才者罷之郗曰吾即其人也僕被而出轉相國參軍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罷日送之曰魏郗堂堂人之領袖也及山濤薨領司徒陳留周震累為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二命號震為殺公塚郗命之意無慮識者稱其達命年老遜位賜几杖安車駟馬門施行馬時論以為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

史記晉大夫趙簡子當朝而有憂色有卜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畢

簡子曰大夫無辜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舊本鄂作鄂

無鹽如漆

姑射若米

古列女傳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正后也為人極醜無雙白頭深目長指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膚若漆年四十無所容入衛嫁不售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備後宮之掃除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掩口大笑王召見之無鹽為陳四殆王於是立折漸臺罷女樂退詭諛去彫琢進直言延側陋立太子拜無鹽為右而齊國大安

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綉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邾子投火

王思怒蠅

邾子投火

王思怒蠅

左氏傳邾在門臺臨廷閣以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莊公不急而好絮故及是莊公即邾子謚旋小使也魏志王思濟陰人領豫州刺史思能吏然苛碎無大體官至九卿封列侯魏略曰思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踴壤之

苻朗皂白

易牙淄澠

晉書苻朗字元達略陽臨渭氏人堅從兄子拜青州刺史降晉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善識味臠及肉皆別所由會稽王為設盛饌挾江左精肴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荅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其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棲常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皂白之色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差時

人咸以為知味

列子引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識易牙齊大夫善聞味辨淄澠一水但嘗而知之也注易牙齊桓公嬖臣知味者也

周勃織薄

灌嬰取繒

前漢周勃其先卷人徙沛以織薄曲為生常以吹簫給喪襄材官引強高祖起勃以中涓從攻戰以功封絳侯勃為入木疆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趣為我語其椎魯少文如此舊本薄作益非前漢灌嬰睢陽取繒者也以中涓從高祖及項籍敗攻下嬰以御史大夫將軍騎別追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籍以功賜爵穎陰侯文帝時為丞相

馬良白眉

阮籍青眼

百六十九

蜀志馬良字季常襄陽眉城人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東征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

晉書阮籍字嗣宗

陳留尉氏人為散騎常侍轉從事中郎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醇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籍不拘禮教能為青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擇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

黥布開關

張良燒棧

前漢黥布六人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於然笑曰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聞者笑之布以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乃率其善士下之

江中為羣盜數千人後以兵屬項梁梁兵常勝功冠諸侯兵皆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眾也項籍引兵西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為前鋒項羽封諸侯立布為九江王歸漢封淮南王前漢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梁楚地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漢王就國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因說漢王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亦示羽無東意迺使良還行燒絕棧道

陳遺飯感

陶侃酒限

南史宋初吳郡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餚底焦飯遺在役常帶囊每者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常帶自隨及敗逃窟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日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

晉書陶侃字士行鄱陽人徙潯陽早孤貧為縣吏孝廉范逵

嘗過侃時舍卒無以待賓客其母乃截髮得髮髮以易酒有
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侃至太尉都督荆江等諸軍事
長沙郡公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在更敢浩
等勸更少進侃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侃嘗
丁母憂艱辛在幕下一客來吊儀服鮮異遣人尋之但有雙
鶴飛冲天而去

楚昭萍實

束皙竹簡

家語曰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
人取之王恠問羣臣莫能識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萍
實也可剖食之吉祥也惟霸者為匹獲焉若者反王遂食之
大義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
其然曰吾昔之鄭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
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五只是以知之

晉書束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跡廣之後廣曾孫遠難徙
居因去跡之足遂改姓焉皙博學多聞少遊國學後為佐著
作郎初大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家得
竹書數十車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
今文寫之皙佐著作得觀竹書隨宜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
郎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
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皙皙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
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

曼倩三冬

陳思七步

前漢東方朔字曼倩平原歷次人武帝舉方正賢良文學材
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上書言得失自衛警者以千
數朔上書曰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
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

○十策同字
頁數

○尾生
廿二物
干川
一
十五
待飲水
增
納

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一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年二十一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儔之令待詔公車後常為郎與枚舉郭舍人俱在左右詠唱而已
世說曰魏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作詩作不成當行法即應聲為詩曰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感色東阿即陳思王曹植舊封

劉寵一錢

廉范五袴

後漢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拜會稽太守山民原利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為官吏所擾寵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眉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入齋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

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宅守時使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明府下軍以來豹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具棄去故自扶奉送寵為之選一大錢受之後官至太尉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清約省素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洒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後漢廉范字叔度

京兆杜陵人肅宗時遷蜀郡太守厲以淳厚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前禁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在蜀數年免歸

汜毓字孤

郝鑿吐哺

晉書汜毓字雅春濟北盧人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入魏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少履高操安貧

有志業武帝累召不就

晉書郝鑒字道微高平

金鄉人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詩不倦以儒雅著名成帝時為太尉初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其餒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飢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遺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適至護軍臧刺縣令鑒薨翼追撫育之恩歸職帝苦心喪三年

荀弟轉酷

嚴母掃墓

晉書荀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為兖州刺史晞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次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其子求為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固欲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仗節斬之後母批頭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兖州刺史弟者荀道將其仗法如此

後領青州刺史多置參佐轉易行令以嚴刻立功且加斬戮流血成川號曰屠伯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甚於晞百姓號小荀酷於大荀

前漢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遷河南太守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摧折豪強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豪傑侵小民者以受內之眾謂當死者一朝出之謂當生者詭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從東海來到洛陽見報囚大驚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至謁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不聞仁愛教化以全安愚民顧多刑殺人欲以立威夫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歲餘延年坐棄市東海賢其母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

百八三
洪喬擲水

百八四
陳泰挂壁

晉書殷羨字洪喬陳郡長平人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其資性介立如此魏志陳泰字玄伯司空羣之子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吏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以還之

百八五
王述忿狷

百八六
荀粲惑溺

晉書王述字懷祖東海太守承之子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沉靜年三十尚未知名或人謂之癡累遷尚書令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但性急為累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踏之又不得腹甚掇內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任每以柔克為用謝奕性癡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舊本述誤作術荀粲傳曰

粲字奉倩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聘焉容服帷帳甚麗粲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傳破往嘔粲不哭而神傷破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過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未可謂之易過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世說曰奉倩與婦至厚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見惑溺篇

百八七
宋女愈謹

百八八
敬姜猶績

古列女傳宋鮑女宗者鮑蘇妻也養姑甚謹蘇去仕衛二年而聚外妻女宗因往來者請問其夫不輟賂遺外妻甚厚女

宗之媿曰可以去矣女宗曰婦人固以一醮不改夫死不嫁
為分者也吾媿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為見棄之
行將安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而羨之表其閭號曰
女宗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

古列女傳魯季敬姜營女也號戴已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
文伯之母博達知禮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績文伯曰以
歎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以歎為不能事主乎敬姜
歎曰曾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邪昔聖王處民男女
效績否則有辭古制也文出魯論

鮑照篇翰

陳琳書檄

南史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瞻遠嘗謁宋臨川王義康未
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作太生昭然
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沉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

豈蘊智能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
十匹尋擢為國侍郎文帝以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入
莫能及照悟其旨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
嘗賦擬古詩云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文選照作照
魏志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琳避難冀州表紹
使典文章表氏敗歸太祖太祖愛其才並以琳瑀為司空軍
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典略曰琳作諸書及
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作倉然
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從太祖
出因以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攬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
增損魏文帝與其質書曰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元瑜書
詔翩翩致足樂也

浩浩萬古

不可備甄

李子言自史記至晉宋子史尚十卷况搜神列異浩浩雜書
雖可時復見錄曰古人窮一經明猶辭皓首哉此甄擇恐難
全備也

芟煩披華

爾曹勉旃

今以有限之力當讀無涯之書徒欲強記洽聞歎恐辰腐齒
落所以芟除繁冗採摭精華異爾曹披尋儻獲微益也披音
隻說文拾也本作拓前漢書刑法志蕭何襲摭秦法

天和二壬戌之歲三月日

角屋清左衛門

北村書堂

新刊徐狀元補注蒙求卷下終

